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 第十五回 佛堂奇逢啼笑姻緣 花園巧遇驚懼相會

吉辰祝壽頻舉觴，良宵紅彩映銀缸。兒女嬉戲老親樂，剪字貼金慶高堂。

且說琴紫樹整個心思都沉浸在該牆上的詩句，不捨得離開。忽然背後有腳步聲，急忙回頭一看，是太太跟前的小丫頭來道：「太太請大小姐。」紫樹說：「你先回去，我就來。」打發丫頭先回去了。自己暗思忖：若想試探他，非得也有個明確的標誌不可。聽說他最喜歡見蘇節度使時寫的《白雲》詩，就寫上那首詩。但是兩首詩並列，讓人看了不大合適。忽然想了一個法子，叫花童取水來，把璞玉的詩刷掉，就在這兒寫了《白雲》詩。自己又看了一遍，覺得挺滿意。他若再來看了這首詩，又認得我的筆跡，不愁他不來找我。想罷收起筆硯，忙去前院，來到程夫人身旁。

原來二月十五日是天竺寺的「盂蘭盆會」。戴中堂回到故里以後舊病復發，纏綿不癒。程夫人想親自燒香拜佛，為丈夫祈禱，所以和兩個小姐商議。

天竺寺是有關西湖十景的名勝。西湖十景是：「蘇堤春曉」、「曲院風荷」、「平湖秋月」、「斷橋殘雪」、「雙峰插雲」、「三潭印月」、「雷峰夕照」、「南屏晚鐘」、「柳浪聞鶯」、「花港觀魚」。天竺寺雖然不在十景之內，在「雙峰插雲」的高山上，西湖全景如在門檻之下，歷歷在目。寺裡僧舍和俗人居家很多，是個首屈一指的名勝地方，所以說來可稱還在十景之上。寺內正殿供奉觀世音菩薩。寺主慈雲長老原是西方黃衣高僧，十全功德。餘杭百姓崇信佛法，善男信女都稱慈雲禪師為活佛。

每年二月十五聽經趕廟的人多了。尤其是大宅官眷臣屬男女更多。到了那天，程夫人想帶領兩位小姐前去。琴紫樹想到：一則等著璞玉來看詩，不能錯過；二則從那天起心情鬱悶，身上也不大舒服，沒有跟著前去。只是香菲想再看一次西湖的風光，跟著程夫人。這時天竺寺真是特別熱鬧，大家的夫人小姐，王子公孫，文人書生多得數不過來。

沒想到那天賁府的金夫人帶著福壽、玉清等人去天竺寺為老太太忌辰唸經燒香。在女眷之中見到盧香菲，大吃一驚。玉清不禁失聲對福壽說：「姐姐你看！從山門進來的一群女眷，跟在位老太太後邊的，那不是咱們的盧姑娘？」

福壽笑道：「這地方哪兒來的盧姑娘！」剛說完，回頭一看，那群人快來到甬路上。在前頭走的老夫人年約六十，身瘦發白，頭髮稀疏，鬢角上簪著兩朵金花。身穿深灰色長袍，上罩雪青緞長褂。舉止端莊，氣度清朗。跟在後邊的那位小姐白淨娟秀，瓜子臉，臉色就像海棠含春，細長的兩彎秀眉，清澈透明的一雙純潔的眼睛，婷婷嫋嫋的勻稱身材，上寬下窄對拚一掐的細腰，頭插鮮亮的新花，身穿粉紅綾子衣裳，往階上珊珊而來。這不是建邑盧香菲，還是誰！福壽看了，幾年前的情誼一時湧上心頭，恰似夢中邂逅、死者復甦。就想奔向前去相見，金夫人搖頭低聲制止道：「稍等等，世上相貌相同的多了。盧梅是生在深閨的嬌小柔嫩的女子，怎能千里迢迢來到這裡。我先見了那位老夫人，就會明白。」正在說話，程夫人已經來到佛殿前面，侍從婆子們鋪上厚墊子，下跪拜佛。盧香菲真是出身名門，不論到什麼地方總是端莊嫻靜，大家風度，從不四下張望。她跟著程夫人進了大殿，禮佛、燃燈、燒香。

金夫人從旁側仔細端詳，愈看愈象。就在舒二娘耳旁如此這般說了幾句，叫她前去辦理。舒二娘遵命進到裡面，找了管家婆子，問了程夫人的姓名原籍，婆子們如實告訴，又問為什麼打聽這些。舒二娘躬身道：「我是城裡賁侯家人。我們夫人來到這兒燒香。剛才看見老夫人福壽雙全，甚是敬慕，想請到方丈恭候謁拜。」那婆子將金夫人的意思稟報程夫人。程夫人聽說是節度夫人，點頭應允。舒二娘回來傳話，金夫人大喜，先來禪房等候。廟裡住持聽說官家夫人們要在這兒會面，迴避了所有的閒人，燒香撩簾之後退去。不久，程夫人做完了佛事之後，來到方丈。金夫人出房施禮迎迓，進房坐下。

盧香菲忽然看見了金夫人，雖約摸認識，但是一則金夫人這幾年吃了不少苦，顏面很見老，頭髮雪白了，時不易辨認；二則那時福壽、玉清們出去燒茶或求佛經包袱去了，都不在跟前，三則金夫人故意繃著臉，假裝不認識。香菲做夢也想不到她們會到了這兒。所以心裡雖然著急，也不敢去認，暫且站在一邊。

金夫人施禮道：「暫借僧舍，冒昧相請，承蒙賞臉，不勝感激。」程夫人回禮道：「未曾拜會太夫人，先受恩惠，罪甚！」

金夫人道：「老夫人高壽幾何？」程夫人道：「一輪甲子初度。」金夫人笑道：「不像這歲數，看您有多硬朗。」程夫人道：「老了，不行了。不知太夫人您的歲數呢？尊前有幾位公子？」金夫人道：「顛顛預預地過了六十，獨生了一個兒子，眼下跟著我們來在衙門裡。想聽聽老夫人有幾位阿哥。」程夫人感慨道：「少子缺女。抱養的姑娘有兩個。」叫香菲拜見金夫人。

金夫人聽到「抱養」一詞兒，更是驚喜。

盧香菲上前拜見，金夫人忙忙嗦嗦地拉住她的手，拉她起來，忍不住掉淚。盧香菲不知怎麼回事，心裡頭顫顫悠悠的，只是想哭。

程夫人覺得很奇怪，問道：「太夫人本來不認識我的閨女，怎麼才見面就掉淚？請說說，讓我聽聽行嗎？」金夫人更是忍不住道：「老夫人！我心裡太難受了。」一句話沒等說完就抽嗒起來。她心想：「雖說有的人相貌相象，怎麼這麼象！哎喲！我的姑娘！你怎麼短命死了？如果活著，也可以起相聚了。」這時盧香菲心裡想：「這位夫人的音容笑貌，跟我姑母一模樣，還有她的愁容眼淚又怎麼這樣現成！若確是我的姑媽，這般煙江雲山是怎麼渡過來的！」想了又想，盈眶的淚珠早已噙不住，滾滾而流，滴滴嗒嗒濕滿了衣襟。

程夫人又問道：「太夫人有話，不妨明說。您在什麼地方見過我閨女？為什麼你們兩人同時傷心？請您將緣由照實說吧！」

金夫人道：「事情都已經過去了，說也沒用了。突然的遭遇就像作夢，所以才傷心。我看小姐的玉色花容，活象我早已……」說到此處又將話收起來。

程夫人大惑不解，又再三問道：「太夫人為何這麼見外？怎麼剛說出話頭，又收起話尾了？」金夫人擦淚道：「雖有一言，說出傷人，不便啟齒。」

程夫人道：「請照直說，絕不怪您。」金夫人道：「如此那我先陪個罪再說。我看小姐的相貌和我多年前死去的娘家姪女一模一樣。」程夫人問道：「令姪女年前故去，她和我的閨女相象，跟您今天的哭有何相干？」

金夫人道：「不知道。只想我的姪女是因為守著我賞簪之情而死的。」程夫人又問道：「您娘家姓什麼？家在何地？」金夫人道：「我娘家姓金，世襲輔國公，原籍北地建邑。」

程夫人又問道：「您娘家姪女叫什麼名字？因為什麼賞簪，又為何堅守信義，怎麼死的？」金夫人長歎道：「我姪女小名叫盧梅，字香菲。」說到這裡，盧香菲知道這是金夫人確定無疑。忽然五臟懼裂，一瞬間來不及再想別的，奔向前去抱住金夫人的腿跪下道：「哎喲！仁慈的姑媽！您苦命的姪女我沒死，我就是盧梅。」說完放聲大哭。金夫人聽了那話，不禁驚喜，摟住盧香菲的脖子大哭起來。

那時候玉清、福壽等人都已經回來，知道確實就是盧香菲，也都哭個不停。程夫人看了她們的情景，起初大驚，後來知道是姑媽和姪女見了面，忽然想起自己死去的親閨女再也不能見面了，也跟著哭。盧香菲的哭是苦，金夫人的哭是辣，福壽的哭是酸，程夫人的哭是澀。寺裡供奉的主佛是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，也象奉陪這些人流淚似的。將極高極早的天竺寺差點兒飄浮在淚海之中了。

哭鼻子法會收場以後，婆子們才斟上茶來。金夫人拉住盧香菲的手問起：「聽說你死了，怎麼還活著？又是怎麼到這兒來的？」盧香菲把她將要跳井的時候，畫眉說了不能尋死的三項理由，讓她暫時避開。自己又女扮男裝，成了康員外的義子；以後進

京被琴紫樹的彩球擊中，又當了新姑爺的事兒說了一遍。金夫人聽說琴默也沒死，並且也成了程夫人的乾閨女，驚喜交集，大聲歡笑。福壽笑道：「琴姑娘投江是多麼苦！拋彩球又多麼帶勁！招了假女婿又多麼精采！」眾人大笑。金夫人喜笑著向程夫人問起怎麼收琴默當閨女的事兒。程夫人又說起自己的龍玉怎樣意外地出了事故。水手們打撈時又怎麼得了琴默。黑夜裡婆子們怎麼誤認的。到京城又如何求曹侍郎想許配給賁府忠信侯的兒子等，敘說了一遍。金夫人更是格外喜歡，笑個不停。向盧香菲問道：「那麼你的媳婦兒為什麼不跟你一塊來？」

盧香菲笑道：「說身子不舒服，留下畫眉服侍她，所以沒一起來。」福壽笑著對金夫人道：「說有點不舒服，必是有喜了！」聽了這話，逗得滿屋子人哄堂大笑。

那時日已過午，跟隨金夫人的管家們在餐樓上備好筵席進來請。程夫人知道已經是一家人，卻之不恭，願意坐在一起，觥籌交錯，十分熱鬧。福壽拉著盧香菲的手，說起分別以來的想念，沒完沒了。

程夫人舉杯探問琴、盧兩個小姐的事由，究竟從何引起，金夫人也知道有了求她的事兒，乘機一一答覆。盧香菲覺得坐在那兒不太合適，拉著玉清、福壽的手，進到裡間談笑不停。兩位夫人特別投合喜悅，舒二娘等婆子們也會迎合形勢，滿堂喜笑之聲經久不息。這些人剛剛奉陪觀世音菩薩痛哭流涕，現在又效法大肚子彌勒佛樂得閉不上嘴了。

正是：

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話說璞玉心裡頭一會兒也沒忘記那樓上的美人。二月十五日跟隨金夫人去天竺寺，出城到了斷橋，就和金夫人分道，帶著瑤琴、寶劍，朝著梅峪而去。心裡想：「我若再進她的院子可能要出事兒，先從院子外面探詢消息料也無妨。那天在牆上題詩，有兩個粗野的婆子看見了。今天我換了衣服，她們見到我還可能認識。真的認出了我，正好打聽琴紫樹的確實消息。」在馬背上打定主意，直奔南方而來。上次是傍花隨柳，信步而行，並不覺得路遠。今天心裡有事，真想一步兼程，立刻就到，反而象越走越遠似的。心裡焦急了一陣子，知道急也沒用，再將心弦放鬆，才覺心裡寬起來了。又想：「若說那天巧遇有點奇怪，她看見了我，忙忙叨叨地躲開了。還有我寫的詩，不知她看了沒有。如果她沒有下樓，沒有出過院子，那我寫的不就枉費心機了。儘管這樣，我應先去打問她的姓名，一切就都有底了。」這麼胡思亂想地進了山口，早已望見那個花園的牆。

璞玉在一棵大樹下下了馬，沿著山腳到了北牆角上，從遠處眺望，門旁的粉牆黑字隱約可見。璞玉心想：「我說不是！空寫一番，白費心機！美人在哪兒！誰來理睬！這就是明亮的珍珠投暗洞，冒充的白土子素珠瞎姑容。還是讓我自己看看。」他近前再一看，忽然驚訝地想：「我那天寫的是七言詩，怎麼忽然變了！」又仔細地看了一遍，心裡更覺奇怪，字體也變了。那天我寫的草書，今天變成非常秀麗的楷書了。我是在作夢吧！把兩隻眼睛擦了擦，再仔細端詳，寫的是一首五言律詩：

白雲出遠山，鷓鴣傍青天。

舒捲隨形幻，離合任自然。

光輝朝日麗，宇靖待風旋。

一旦逢龍會，甘霖潤物安。

璞玉讀了一遍，又驚又喜，禱告天地道：「真是絕妙！真叫走運！我的這首詩，別人不知道。這個字跡確確實實是琴紫樹的手筆。這首詩是仙鬼替她寫的嗎？想必是琴姐姐在這兒，認出了我的手筆，為了叫我知道她在這兒，所以親筆寫了我的詩。我寫的詩歌，是不是她也怕並排寫著讓人看了不合適，才將那首詩歌塗抹了。就從這點來看，定是琴紫樹無疑了。」他又贊許道：「紫樹！紫樹！我只知道你的容貌美麗，還不知道你的學問也這麼漂亮，尤其心眼兒這麼細，真令人望塵莫及也。我老在這兒站著也沒用，上那邊兒山坡好好看看小樓。老天爺保佑，讓我再見一面也未可知。」想完撩起衣襟，上了山坡，伸頭探腦地向小樓頻頻窺視。哎呀！真怪！那小樓的畫窗盡開著，有個穿著一身大紅衣裳的美人靠在窗旁正往外瞧。因離得太遠，眉眼看得不太清楚。只看見圓圓的臉龐，厚厚的方正的肩膀。更加肯定就是紫樹。璞玉兩隻眼睛的瞳仁一動不動地盯著看，恨不得插上雙翅飛到那裡去說幾句話。

璞玉將此情景填了一闕《點絳脣》詞：

獨立空山，人靜日移林影慢。

小樓舒晴，倚欄人頻歎。

園遶犬吠，喜鵲高枝喚。

風竹顫。

口鳴聲湛，拂花美人現。

原來琴紫樹那天等程夫人、盧香菲走了以後，稍微躺了一會兒，心裡有事兒不能入睡。帶著個小丫頭來到梅樓。想起日前在樓頭看見模樣長得跟璞玉一樣的人，打開窗戶往下看。站在背後的小丫頭用手指道：「格格您看！山秀湖明，風帆沙洲，多象一幅畫的畫兒了」說完忽然又失聲道：「嘔！那個山嘴上怎麼站著個人？」琴紫樹抬頭一看，牆外山嘴上真的有一個人呆呆地站著楞神兒。他頭戴圓紗帽，身穿紫紅色的便服，身材和那天看見的一模一樣。琴紫樹特別高興，越看越是璞玉，尤其是他迎風背著手站著的样子肯定就是璞玉。忽然鼻子酸，兩行淚水不住流淌。癡癡地楞了半晌，心裡想到：「璞玉這次來，看了我寫的詩，必定知道我在這兒。知道我在這兒，必定在這兒徘徊不肯離去。要是這樣，引入懷疑不僅於事無益，而且有損名聲。我先派一個小丫頭到北門去問清情況，如果真的是璞玉，我就給他寫信，給他出個主意。」想罷，一時感到寬慰，剛要回頭叫小丫頭芍藥，忽而聽到木底靴踩在樓梯上格登格登的腳步聲，原來是畫眉來了。畫眉笑道：「大姑娘一個人在這兒做什麼？嘔！這時候就打開了樓窗戶，想是要拋彩球了？」聽這話，琴默以為揭自己的短兒，登時變了臉，怒容滿面。芍藥不瞭解情況，向畫眉笑道：「姐姐你看！那一個人早就朝著我們樓的窗戶站著看，象釘子釘住了一樣，紋絲不動。」畫眉一看琴紫樹對她變了臉，也動了火兒，正沒地方出氣。從窗戶往下一看，牆外邊有一個穿紫紅袍的青年，站在那裡朝這兒看。也沒細看，將兩扇窗戶啞啞一聲就關上了。嘴裡嘟囔著：「燒香去，身子不舒服；看人，病就好了！」出了樓外看見看園子的老漢正在澆花，畫眉大聲嚷道：「王園頭！牆外來賊了。正偷看咱們宅院的動靜，你快去抓！」那老頭問在那兒？抬頭望見有人站在山上，往牆裡伸頭探腦地窺探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扔下水桶，掄起扁擔，大聲喝道：「哪兒來的野漢子，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偷看我們的院子。上這兒找你的親媽來啦！」說著神氣十足地走過去要揍璞玉。

璞玉正望著樓窗出神，嘴裡雖然沒說話，兩個人的靈魂已經暗地裡悄悄地透過去合在一起，正在細細地品咂滋味，忽然美人轉身關了樓窗，突然從裡傳出罵人的聲音。接著看見一個個老漢掄起扁擔走了過來，不知怎麼變了卦。下山時還擺著大模大樣的譜兒，剛轉到了牆後，就急忙跑到馬跟前。那老漢一看，這賊還有馬，更是大聲叫嚷，掄著扁擔鉤子，飛也似的追了過來。

璞玉一看不是事兒，騙腿上馬，帶著瑤琴、寶劍落荒逃去。

那時紫樹雖然對畫眉這種無禮舉動非常生氣，可是誰叫自己辦了這種事兒，也沒法吭聲。無奈忍氣吞聲下了樓。

嗚呼！為人上人者一舉一動可不慎哉！如琴紫樹之穩健，因一時之拋彩球，貽人話柄，以至不能指責頑民。可不畏乎！

且說璞玉策馬出了梅峪，後面追趕的人業已不見，方才鬆繮緩行。瑤琴、寶劍趕上來問道：「大爺平日膽子挺大，今天怎麼這麼膽小？」

璞玉歎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，我是個大丈夫，哪能怕一個奴才！況且遊山到人家別墅去看，本來有所冒犯。古書說：『能容則德大，能忍則進益』。有容人之心，則事可成，無客人之意，則事必敗。我的老師常言道：『容則恕人之過，忍則成事之益。因小過

而動盛怒，乃克己之不力也』。故大人能容他人之所不能，而能容小人之辱則更難矣。古之英雄賢士成大事者，皆能通達此理也。我想辱罵之來，靜觀來自何人，是非自有分曉，焉用動怒。《孟子》上講：『養心，制怒』。這些小人不值得我一談，更犯不上跟他爭吵。故我之怕者，蓋有理也。」說著來到西冷橋邊，迎面過來一隊車馬轎子。走在前面的轎子裡坐著一位老夫人。身材清臞瘦朗，氣派清如仙鶴，年紀約有六十，肯定不是小戶人家的夫人。璞玉在橋旁側立。看見大隊車仗過後，隨著又過來輛小香車。這車的製造別緻精細，雖是兩輪小車，不用騾馬駕轆，車轆內一個大漢在後面推著走。車四面的帷幔異常精緻。車內坐著一位小姐，穿戴華麗，璞玉在馬背上一眼看見，不覺失聲地「哎喲」一聲，臉色一下子全變了。

原來這是盧香菲，同程夫人在天竺寺吃了飯，和金夫人約定了不久見面的日子，回往梅峪正好碰上璞玉向去天竺寺的這條路上回來。

這時盧香菲正是滿懷喜悅地坐著香車，沿著湖堤，看那一派湖光山色，荷香柳柔。走過來時，忽然迎面過來一個少年郎君，身穿紫紅長袍，騎著白馬，金鞍銀轡，十分顯耀。剛轉過目光，聽見璞玉的聲音，打了個照面，認出是璞玉，差一點兒出了聲。

欲知後事如問，且看下回分解。